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主编 / 季羡林



十月长安街

袁鹰

•

吉林摄影出版社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十月长安街

袁鹰 著

吉林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 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季羨林, 谷向阳主编.
长春: 吉林摄影出版社, 2003.3

ISBN 7-80606-247-5

I. 20… II. ①季…②谷…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1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28483 号

20 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十月长安街 袁鹰 著

责任编辑: 王保华

封面设计: 龙震海

开本: 787×1092 毫米

32 开 486.75 印张

吉林摄影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2003 年 3 月 1 版第 1 次印刷

长春第二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印数: 1-30000 套

ISBN 7-80606-247-5/I·20

全套 100 册

定价: 998.00 元

编 委 会

主 编：季羨林

执行主编：谷向阳 朱晓东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江 力 闫成忠

李玉洁 何慧芹

李 颖 吴 波

何 开 黄际斌

总 策 划：王保华

目 录

作者小传	(1)
十月长安街	(3)
蓦然回首	(11)
泪洒江南雨	(15)
西安二题	(22)
井冈翠竹	(28)
戈壁水长流	(32)
七里山塘	(44)
深深的怀念	(51)
青山白铁之间	(62)
烟雨富春江	(72)
离宫思絮	(77)
岚山花雪	(91)
京都秋韵	(97)
秋风起的时候	(111)
枫叶如丹	(114)
《海天·岁月·人生》序	(116)

作者小传

【袁鹰】（1924～）原名田钟洛，江苏淮安人。自抗战爆发至全国解放，一直在上海生活、学习、工作，从事过学运、文艺和宣传工作。编辑过《莘莘》、《新时代》等学生刊物；先后任过《世界晨报》记者、编辑和编辑部主任；编辑过《联合晚报》文艺副刊《夕拾》、《新文丛》；担任过《新民报》特约记者。上海解放后，任《解放日报》记者、编辑和文教组长。1952年调《人民日报》工作。先后任中国作协理事、书记处书记、《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人民文学》编委、《儿童文学》编委、《散文世界》主编。著有散文集《第一个火花》（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红河南北》（作家出版社1958）、《第十个春天》（北京出版社1960）、《风帆》（作家出版社1963；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悲欢》（百花文艺出版社1979）、《秋水》（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天涯》（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远行》（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留春集》（花城出版社1982）、《京华小品》（北京出版社1983）、《花潮》（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此外，还著有诗集和儿童文学作品多种。

十月长安街

我们伟大祖国的千秋青史，将要以璀璨辉煌的金字，记下1976年10月。

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政治局代表三千多万共产党员和九亿人民的共同心愿，奋然一击，粉碎了为祸十年的“四人帮”，在万分危急的关头拯救了中国革命事业。于是，一阵声震九霄的风雷，传送了振奋亿万人心弦的喜讯；像一阵渴望的春雨，荡涤着祖国大地上的陈污泥垢。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霎时间，东西长安街成了喧腾的大海。从北京的车间矿井，平原山村，军营学校，大街小巷，涌来了无穷无尽的人潮，卷起了无边无际的旗浪。锣鼓声，鞭炮声，口号声，欢呼声，在这里汇成滚滚洪涛，又翻腾冲激着散向四面八方。就像大坝突然开放闸门，满满一水库的春水，白浪如山，呼啸着从泄洪道奔泻而下；就像沉寂多年的火山口突然喷火，蕴藏在地心深处的通红滚烫的岩浆汹涌地飞进……

红旗如潮，歌声如海。十月长安街上，奔涌着的是千千万万人压抑、积郁了十年之久的难以平静的心潮啊！

两鬓如霜的老战士，跟青年人一起兴高采烈地挥舞小

旗，红扑扑的脸上焕发着来自肺腑的欢悦。扑灭“四人帮”的辉煌胜利，使他们联想起四十年前遵义会议的红楼。《长征组歌》里怎么唱来着？“英明领袖来掌舵，革命磅礴向前进！他们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南征北战数十年，披荆斩棘，夺取一个个胜利。今天，冲过险滩，踏平暗礁，革命的大航船在党中央率领下，又迎风破浪奋勇直前！你看他们高呼口号，一任喜泪和热泪簌簌地淌了满脸。他们沐浴着十月的阳光，依旧显示出当年过雪山草地和在太行山反“扫荡”时候的神采……

刚从炼钢炉前下了夜班的工人，来不及换下劳动服，就从郊外赶进城来到长安街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重槌把大鼓敲得震天响，敲得人们心花怒放。这些炼钢炉前的闯将，不止一次在长安街上游行，也不止一次担任鼓手，但今天的鼓声啊，分外响亮，分外激昂。他们是在用鼓槌发言，珂！从这一阵接一阵撼人心弦的鼓声里，人们不是能分明地感受到工人阶段对清除鬼蜮的热烈欢呼吗？

一些身体瘦弱的女同志，在游行队伍里跟小伙子们一样，一叠声地喊口号，顾不得嘶哑了嗓子。她们有的在延河滩上开过荒，有的在上海或者北平的大街上组织和参加过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示威游行，有的参加过土改运动，有的刚刚送走一批毕业的学生，有的正要出发去边疆巡回医疗……来到长安街上，她们年轻了十年、二十年。”四人帮”给他们带来的愁颜，被胜利的欢乐扫得无影无踪。你看，在天安门前的阵阵锣鼓声里，她们情不自禁地扭起了秧歌……

长安街上的人群里，青年人最是生机勃勃、热气腾腾的了。他们唱歌、跳舞、敲锣打鼓，放鞭炮，一刻不停。那年纪大几岁的，也许又想起在天安门前，长安街上，曾经多次接受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检阅，那难忘的时刻，常常激励着自己前进不息。今天，他们又将在天安门前向敬爱的党中央表明决心，斗志昂扬地开始新的长征……

然而，长安街上的锣鼓敲得再响，怎能全部表达出人们对清除“四人帮”这伙人面兽心的野心家、阴谋家的由衷喜悦呢？长安街上的彩旗挥得再高，又怎能充分反映出人们此时此地的千般思绪、万种情怀呢？

在东长安街朱红色的墙下，我看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坐在手推车上。那模样，像是一位腿脚不灵便的老工人或是早已退休的老教师。两个戴红领巾的姑娘扶着他——也许是他的孙女，也许是他的邻居。老人的眼睛，都笑得眯成缝了。他举着手里的小旗，向游行队伍不住挥舞。游行的人们，也挥动小旗，微笑地向这位老人致意。大街上热火朝天，听不清老人在说些什么。人们听到的，只是他不断地咧开嘴笑着说：“好啊！好啊！……”这简单的两个字里，包含着千言万语。岂仅是这位老人，走在长安街上的千千万万个男女老幼，谁没有千言万语要倾诉啊！

古老的长安街，宽阔明净的长安街，你这伟大的历史见证人，经历过几回今天这样的场景呢

且不说那遥远的岁月里，你曾亲眼看到李闯王的农

民起义军怎样纵马奔驰到你身边，一箭射中明朝皇宫的匾额；且不说你曾亲眼看到八国联军侵略者的铁蹄怎样粗暴地践踏街心的青石板，义和团的勇士们怎样视死如归，血染长街；且不说你曾亲眼看到英雄的人民，怎样砍倒黄龙旗、五色旗和青天白日旗，怎样折断日本鬼子的膏药旗和美国侵略者的星条旗。终于，在那个金光灿烂的十月，毛主席在万众欢腾中亲手升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长安街上响彻了胜利的礼炮声……且不说那么远了，就说今年这一年里，长安街啊，你经历了多么不平凡、多么难忘的三百多个日日夜夜！

在我们亿万人民的心头，将要以永恒的记忆，镌刻下1976年的悲痛和忧虑，哀伤和欢乐，困难和胜利。

我们敬爱的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委员长，在仅仅九个月里相继与世长辞。长安街啊，浸透了悲恸的泪水，笼罩着浓重的哀思——

谁能忘记：一月十一日那个惨淡的黄昏，东西长安街上伫立着一百多万人，迎着凛冽的寒风，目送一辆缀着黄黑二色绸带的灵车缓缓向西去。那灵车上，安卧着我们的好总理啊！灵车，请你走得再慢些、再慢些吧，让他安静地多睡一会吧。他为人民操碎了心，几十年都没有能好好休息啊！十里长街上，肃静的人群低声啜泣，失声痛哭，泪眼凝望灵车在黯黯的夕阳余晖中驶向八宝山。那天，直到深夜，长安街头还有人在等候着，等候敬爱的总理归来……以后，一月和四月，成千上万人来到天安门广场，把数不清的花圈送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把数不清的小白花

国庆节后一天，我陪一位从远方来的老同志从西单沿长安街往东走。刚走过府右街口，我们的心都一下子揪紧了。过去，每次走过新华门，人们总要停一停脚步，深情地朝大门里凝望；白天，仿佛看到毛主席在庭院里散步；夜晚，仿佛看到周总理案头的灯光。然而今天，今天啊，我们第一次度过失去他们的国庆节了！

“你知道，”我的老战友低声说：“这些天来，我的心都快掏空了，我怕也许有朝一日，我们再不能这样安然地在长安街上走。这不是过分的担心吧？”

我对他默默点点头，表示同感。我告诉他，这一两年来，我到过不少地方，遇见过许多同志，长征路上的老红军、老船工，延安窑洞前的老边区劳动模范，天津新港的码头工人，大运河边的农村基层干部，上海、南京的满头白发的老同志和英气勃勃的青年干部……所有这些同志，自然互不相识，而且关山阻隔，海角天涯，但是，我深深感到，这些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这些正直无私的革命战士，这些对共产党怀有深厚无产阶级感情的劳动者，他们的心，都是相通的；他们的愿望，他们的爱和憎，都是相同的。人们再三向我这个从北京去的人，衷心地祝愿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健康，心神不定地探询周总理的病况，也愤懑地议论那几个“人面东西”的所作所为。唐山、丰南地震以后，我在天津工作过一个月，深深感受到灾区人民那种“天崩地裂何足惧，泰山压顶不弯腰”的英雄气概，党中央的亲切关怀，更增添灾区军民战胜严重困难的坚强意志。但是，在同一些老工人，一些共产党员深谈的时候，

我感觉到在他们宽广的胸膛里，别有一种深沉的忧虑和愁思。在九月九日以后，这种忧虑和愁思更加重了。他们说：七级地震不足惧，怕的是罩在祖国大地上、压在亿万人心头的那块凶险的乌云，怕有朝一日会遮住万里晴空。使天地在刹那间改变颜色。

在那段日子里，战友相逢，知心倾诉，总是用最简练的语言，含蓄地然而坚定地表达彼此的心情。温习一段毛主席的教导：“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默默瞻仰周总理的遗像，想想他怎样鞠躬尽瘁，无限忠贞地把毕生精力献给壮丽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直到临终，还叮嘱要把自己骨灰撒在祖国江河土地上；背诵几句鲁迅的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唱一节《国际歌》：“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吃尽了我们的血肉。一旦把它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就足以产生互相鼓舞、互相激励的精神力量了。

这样，我们终于迎来了 1976 年的 10 月，英雄的十月，胜利的十月。我们迎来了天安门上的朝晖，迎来了长安街上的锣鼓。亿万人民长久盼望的一天，在我们没有料到的时间提前来到了！亿万人民衷心期待的胜利，在我们心急如焚，欲哭无泪的时刻突然成为钢浇铁铸的现实了！“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杜甫的诗句，虽然被人重复背诵，又怎能表达狂喜的心情呢？“相对如梦寐”又

蓦然回首

一声致哀，万人起立，千山沉寂，万木无声。只听得肃静中偶尔有轻轻的歔歔，仿佛不敢让旁人听到，却又抑制不住要使旁人听到。仿佛好久以来就在等待这个时刻，为十多年来惨死遭诬的前辈和同伴们放声一恸；又仿佛蓦然间才发现我们竟已失去了这么多的英才俊彦，这么多的良师益友。望着面前那份长长的、远非全部的名单，谁都禁不住伤心落泪，悲从中来。

肃立致哀的几分钟内，多少熟悉的面影一个接一个倏然闪过。十九年前，1960年秋天，你们不是也都坐在这大厅里参加上一次文代大会，同大家一起，全神贯注地聆听周恩来同志的报告吗？不是也都曾神采飞扬地谈学习收获、生活感受和创作、演出计划吗？音容笑貌，依依在目，却又恍如隔世——横隔着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

而今，劫后归来，依旧是星光灿烂的人民大会堂，依旧是欢腾活跃的文化会会场，秋风萧瑟，枫叶如丹，当年作报告的人和听报告的人在何处？那一卷卷雄辩深邃的文章和打动人心的作品在哪里？那千百行情思绵邈的诗句在哪里？那在银幕和舞台上使千万观众击节赞赏、

倾心感佩的丰姿在哪里？那江南韵味的宛转歌喉、泼墨淋漓的生花画笔又在哪里？十多年间，人世间的许多瑰宝，数不尽的美的结晶，几乎都被那帮魑魅魍魉践踏得一干二净。于是，不期然地想到辛弃疾的那首《青玉案》，把末一句改动几个字：

众里寻他千百度，
蓦然回首，
那人却在，
血泪纷飞处。

斑斑血迹，使人回溯到更加久远的年代——

“我以我血荐轩辕”，“左联”烈士以自己的鲜血写下无产阶级文艺史的第一页。伟大的鲁迅为这光华四射的卷首写下发自肺腑的悼歌：“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半个世纪里，一代又一代的文艺工作者怀笔背琴，在党的旗帜下，在荆棘丛生的祖国大地上，东奔西走，上下求索，抗击黑暗，呼唤光明。在炮火纷飞中献出青春，在敌人屠刀下颠沛流离。春回大地，天朗气清，大家高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从心底感到痛快，充满了力量和希望。然而，年复一年，在明朗的天底下也总断不了风狂雨骤，雪侮霜欺，终至举步艰难，动辄得咎。到了六十年代中期，开始了那最黑暗、最混乱的十年，许多人被肆意地打翻了，发配了，流放了，甚至被杀害了。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然而人们在祖国母亲的胸脯上，心贴着伟大的